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八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書二

寄周方伯公儀

違侍以來凡再三辱手教亦曾再三致書問雖
乖越數千里如在左右也比處京師每於湖湘
人得動定知君子勞心民事比閩中時較苦矣
今天下之重在於食不足故其變在下其患在

邊食之不足大率有三橫征冗食與天災是已
三者常相須亦嘗相害而後喪亂乘之自古如
此也京師近來歛益苛而費益侈江南財賦之
地目下患害似大有天意催科撫字二端實不
可偏廢也今雖欲偏用之勢已有不能矣况得
而兼耶三邊胡虜近來復傳入自臨洮至鳳翔
連數千里正猶心腹受病而百邪顧乘之耳

聖駕此度北狩甲兵錢穀掃刮殆盡仗社稷

之福祖宗之靈卽未有壓城之敵內變之憂

倘萬一有之爲柰何哉不敢卽謂朝無豪傑也
我國家立法如蔓絡相持一舉卽牽掣非一
人能專其運而盡其長者今日方受其弊矣頃
者閩中兵噪亦坐此延平首禍當道實大家推
艱計始終遷就遂使五郡之兵乃敢肆然而起
人心最易搖動况當此時哉湖湘民瘼日如何
大君子當事必有遠圖萬萬於常賦中行其仁
此時用世勢不可盡去苛政但每事寬一分百
姓自不思亂矣以爲何如觸目怵心不覺盡露

其狂憤其有妄言處伏候相告

答周方伯

使至拜手書珍重教以未至敢不祇服以無負
君子盛情比來待罪祠部四月于茲悠悠終日
食粟而已方今 聖駕遠遊朝廷多故中外危
疑惑時觸目有不但可流涕痛哭者丈夫不經
心天下則已矣旣出門事事而晏然散地竊祿
安安豈其素心哉故園多難歸路無由惟日咄
咄耳大君子以善夫樂此哉八月初聞城軍士
復大譟衣冠盡爲所辱毫髮之間幾成數載之
亂天幸就殄矣恐欲聞近事日新不敢盡言惟
若時爲道自重幸甚

答林克相侍御

張友至得緘篇章累牘誦之至四鼓未忍釋去
時勞苦馬上歸大困臥牀側讀不覺忘倦陳琳
制作足以愈頭風似此信不虛也本末賓主之
論甚當詩文一事亦是世間一大玩物今看古
人文字之極好者未免嘆賞忻慕欲執鞭而從

之此實是一欲關極易移人中人資質到此自
不覺其遷就也就如覽執事制作平生執着頓
已坐馳其如何其如何昔人云立言而朽君子
不由固也嘗竊觀古聖賢立言皆自其充然自
得處發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不似今人雕心
苦思如劉勰李賀之倫未免害心如何範數已
補完乎似此類蓋真立言也自踏京塵此意漫
復衰颯矣教我教我孫太初已卜居苕溪甚念
我平厓幸相聞走歸計決在明冬矣預報草草

畬李沛夫

拜緘如見君子閩中兵革固去年地震之應也
向已逆料其必然矣八月之舉幸收拾得甚佳
顧吾閩終是福地倘此輩不專其利盡散以結
人心則其勢遂不易收拾萬一殺一長吏則其
勢亦不可收拾禍福之判毫髮之間矣可懼可
懼吾儕論事要不可全歸天時前後禍機寔自
延平失着故末流遂至此看來以寡馭衆以尊
臨卑而能相安者全在紀綱今者三軍之衆卽

敢蔑其主帥肆然爲亂者由紀綱不立也紀綱之立又非是憑威福愚黔首之云也要在處置得宜以安其心分自定矣只今以還不善整頓他日之禍又有出於天災之外者試事吾弟亦不利至此自是文字太古之過君子必自反不可尤人應今之世亦須稍自抑所謂得魚卽忘筌是何害匆匆布此

畚傳木虛

別來逗遛道路將一年方就此散地一無所施

雖頂冠束帶而角巾野服之興每在於鰲峰仙路與諸君子携手也待了事卽挂冠而來矣居京塵凡百無味惟得日閱時變比來世故看得較熟竊逃於踈拙以完其生漸次有野老爭席之意矣如何閩中兵亂似此災異其應乃止此豈足爲大怪君看草昧之際其氣象何如天地間只是理與勢此時節雖但補罅塞漏亦不可得易所謂二陰在下其勢已成其象則爲遯遯之時君子不爲也家室粗安梧子近出花幸無

事此外不備

與顧華玉

報荒吏至拜手教奉畬漫及心事慙赧慙赧治
台朞月聞廢墜以次而舉風化以次而成足見
君子爲政着實地上故能隨事有功也棄女一
事所關傷天地和氣但習俗旣久猶魚忘於江
湖耳不知出令之後亦尚有梗化者乎此事必
自巨室始須積誠以道之厲禁以申之遏其論
財之流明其利害之歸然後數百年已成之風
或可以漸而回也夫人非土木豈此一方獨無
惡殺之良心哉財利之心起而軋之也利有所
重則愛有所忘耳如何此風一回執事平生掀
揭之政能有過是者鄭重鄭重黃石龍邦之賢
者其道未盡信者鄉閭之間貴耳賤目矣獎進
之責寔在君子餘不備

寄見素公

數年來荒嬾惟甚雖大君子之門亦不能以時
致書問罪何可言然懷仰之私無時少懈也近

來事變猝爾而成大可驚駭伯固以乘幸皆不
死者毫髮之間耳古所謂畏途宦海信然信然
其不至黨錮之慘者亦毫髮之間矣冬間作意
南歸定家之後卽負簪詣雲庄求所未至前歲
雖得侍許時然但於意氣中領略高深顧道德
至意槩乎未之有聞也抑受教之地亦顧淺矣
深負提掇馬懋聞之子子莘者大有氣力嚮往
之志誠爲未涯恐欲聞病楚中努力布此山林
道體百惟自愛是爲慰是爲慰

寄應南洲

久不得見兄書近應天彝到方詳兄動履甚慰
甚慰吳德輝薦劄能勉一行以慰蒼生之望乎
近日之禍悔不用兄之言豈亦近名之弊遂至
此乎初事始於朱守中之宅同志者四五人意
欲九卿率僚屬伏闕庭求爲必成之計不料事
旣不諧勢不能中止其禍遂慘烈至於此時記
得臨祖一言繼之若出只做得郁亮之事業倘
今日與十一子同死不過是泡沫同澌矣雖欲

爲亮之詎便可得真不能滿兄一笑也兄出處
事胸中稱量真是停當以今觀之追想當時告
語當時之聽之尚如隔一重夢覺關也縱遇毛
生輩亦未必不以爲愚矣歸志甚銳自今以往
更無復功名係戀深居守義孟氏所謂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顧亦何適而不可哉顯仁親
事尚爾優游古人介于石不終日言恐盱豫則
有悔也人事最易參差倘前言莫踐悔將柰何
哉石龍書中已漫及之幸動心動心尊公傳久
廢文字畢竟不快鄙意早晚當寄上

寄黃石龍

報荒吏去後雅無好便繼以春夏變故臥杖垂
死至今精神猶似夢中作夢也應天彝到得動
定爲詳聞少谷亭尚未成豈以不肖色取仁而
行違不足以副君子盛心乎向得爛柯之說良
用警惕又聞訟事易歲未決竊恐處鄉要必學
孔子恂恂然後無病橫逆之來自有三反利者
衆人之心也吾輩但可撝謙較來亦自無不利

矣詳東橋書中有黃氏多事之語叅以天彝所告意者仁民心盛凡有民瘼匪不盡言於當事者容或有不行乎納言須以其機聽言者亦以其明要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聽之無不誠則言之無不行矣上下不交君子以儉德避難善夫近日之禍正蹈此失着所以談虎獨變也病初愈草草奉聞少谷巾漫往

答顧華玉

使至書惠珍重深領久要之情所云惡事擾心豈方田之事尚爾紛拏棄女之政不行於巨室乎肆今之時稍可以行所學者實無過守令也况台州又非要途雖時或掣肘然執事聲實日隆行亦自無不得矣棄女一節前書已詳之方田自是草昧時事恐未可先甲三日自取紛拏也且一法旣立百弊卽生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要之亦身體力行者之言也萬惟舉今之急務者以身先之以孫出之易所謂噬乾肺利艱貞終不若使人無訟之爲先也畢竟大道理是如

此萬毋以爲迂罔之談然以執事才力而但尼於近者小者不亦萬萬可惜哉善夫三月之禍幾爲溝中之斷要其實亦是就於近小者之弊也玉輝堂聞尚未就此一勝事它日人比爲甘棠之愛顧使君自己事也亦須及時作意爲之人事因循能得何時就耶念念巾一幅奉去橫渠製也相聚未卽東向縣情

與鍾偕甫

二泉處書近六月方到計之沉滯歲餘矣盛情如江如河感念感念納音之說大有理走近來於生死關上益見得明白更不復憂疑矣以巨眼觀之天地尚不容一瞬况其餘哉昔作武夷棹歌有云藏裏黃棺壑上船秋風春雨自年年覺來天地終歸盡煉得丹成亦可憐要亦真見得是如此非孟浪而言之也如何京行何時動身走冬間準告歸矣萍踪杳杳合并當在何時與何地也怛怛怛怛

畬孫太初

林茂貞來得三隱詩內云劉豫是何人天意亦
草草蓋京師士夫多以山人聲迹太著恐有王
蠋之迫也及觀是詩知山人當此時節必能深
自韜晦以保其身耳茗溪草堂近如何少谷山
人榻高義甚盛也走自得罪之後形神甚衰至
今調攝不復九月滿考既了初志卽移疾歸去
明春當過茗尋山人龍臥處以究大業此身恨
未卽奮飛也近來讀易覺得消息盈虛之理較
親切此心已無復係累眼前富貴真不能熱中
矣別後所進只此惟知己者教之

畚周方伯公儀

禍變猝爾而成而廟議數旬尚紛然未定孔子
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荆
湖正當上游虜出上策必先經略荆湖得荆湖
則可坐敝川陝而後北窺中原此誠可憂爲今
計者卽合擁衆扼蘄黃之口使不得逆流西指
蘄黃不通勢必趨金陵大師扼其前四路兵乘
其後我得其上禽之必矣今觀渠始事卽行劫

掠蓋不過狂悖縱恣自速滅亡矣聞其將又皆
闔豎乳臭之徒昔吳楚不得劇孟者知其必敗
今天下事寔賴諸君子收拾虜顧在成算中但
恐我一失策草澤乘機而起良可深患也惟大
君子留意留意病初起心緒樊亂不具

答黃石龍

潘令來承詩辭珍重讀之一大省悟領教領教
是月已抗疏歸田計河解得發神遊左右蓋已
久矣居京師終爲紛華所縛幸與朱守中輩日
相切磋尚有碌碌不見長進日來作用僅求得
放心下落又輒爲文藝引去歲月因循奈何天
彝戴星出入大爲官守所苦早晚亦欲行志耳
陽明公立此大功傳聞不免于禍駭汗駭汗古
人云功業震主者身危又云功蓋天下守之以
讓今成此不世之功而反危其身者豈讓有未
至乎吾道其固窮矣心事縷縷恨不得對榻盡
之草草布此

畬曾東石太守

使至拜凱歌諸什驚眼不可言斷斷乎垂世之
文也西江倉卒報變反掌之間收功於吾輩諸
君子垂貂擁紉者可媿死耳天下事尚賴吾輩
維持夫子所論衛靈公者朝廷養士何須正在
濟險利艱耳鄭重鄭重走在告已兩月疏已再
上久渴奉覲今復去爲老農圃會面何由數年
來病轉加日惟坐一室自攝其身書不多讀文
字之類亦未嘗作意爲之偶有感觸適情而已

與林克相

明日發舟矣專人來謝平厓善用功者當鞭其
後平厓平日所長者姑且罷去平厓今日所短
者在於何處須自身心上一體驗詞章上一意
爲之最害事大根本上立得脚住於詞章何妨
此實一得之愚再請質諸高明者論之好朋友
最能夾持人萬萬擇交立脚不住汎交最易爲
所移正人君子終日相對似覺無味且拘迫久
久當自有味自有樂處此非口頭應答言語也
顧志仁器局大好第恐於不痛不癢處安頓須

要講明初相與便直率如此似不自量天地間同志一時能有幾人萬萬彼此相諒也

與朱白浦

兩年間伐木之意勤勤教我深媿譏薄不足以承之自此遠離會晤之期又不知何時與何地也竊有所欲言者公力量最大最能混世然交游實太汎久不自覺不能不汨沒其中也如何楊叔亨尚未有會處恐他日有以詞章誘之者相信不篤一爲所移實非善夫所望也萬望爲攻破此意臨發倥惚中布此未究

與楊叔亨

向來相與之意媿彼此因循不能有分毫相裨益今復彼此南北面晤無期奈何近見叔亨意向強半在於詞章上用力詞章實是玩器最能沉溺人區區於此求出頭未得而叔亨顧欲入頭耶古人用志不分分則兩無成立得大根本在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於詞章何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只是洗濯

此心不令污下不令昏蔽不令一物夾雜其中則自然虛靈光大萬變之來應接自然分曉是則立其大者也此理初入頭最枯淡無味要須見得所欲而甚於生反身樂莫大焉田地何如則世間一切喜好榮名聲利俱不足以易之矣善夫亦口耳乎此未有躬行但信之頗篤幸相與勉之

答應天彝

遠送信宿相期至意顧有出於言語之外善夫雖庸下敢於自薄舍弟來得別後手書所喻寔中某之膏肓枕中每一玩味未嘗不神色獨變也敬念敬念海內故人肯極言所失如兄者三數人耳某實自幸天之未嘗忘余也兄門路極端正且善持志復能舍己從人非大勇猛者未或能爾也然光陰如石火歛忽間耳四十以還精氣有減而無增者一念因循大事去矣萬勿以市朝爲不得用功自阻用功能如抹頭肯必擇幽靜之地而後持護乎以兄之勇猛堅定正

好於喧囂中鍊此本體此善夫一得之愚願獻
於兄者未敢自謂其能爾也汪子修諸兄爲叱
名守中兄想在行不別致途次匆匆不盡

寄倪小野

正好相聚不意病臥有此乖別戀慕之情其可
云自此日遠光儀去之窮僻之鄉無復君子夾
持之力不知將來竟作何等人物驚怖驚怖新
功惟日自損偶有會心處嗒然若忘有我但恐
尚作覺中之迷也老兄才識極佳且善陸沉涪
湛於世味卽此去道已最近過人已最遠矣但
有碁癖亦害事蓋溺之之云也毋曰吾托此而
逃也古人進德無有窮已行年五十當知四十
九年之非老兄勿輕自信更修其所未至定自
有會處新得幸一一慰示遠懷風塵相見尚未
有期也

寄顧未齋論德陸江東司業

數年相與之情非筆舌可盡不意臥病廢時遂
不獲終事君子臨別又承至語戀戀若不忍舍

我佩服以來一切無益技能痛自減損日惟靜
坐內觀其心近復覺得一切技能非徒無益却
是累性亂真之本蓋此是結習之氣與性俱生
者實未易知覺未易改除也古今多少豪傑鮮
不從此路上斷送自今觀之真如蝓蟻戀糞丸
未滿達者一咲也古人有云沉迷習氣不可與
入道因憶往時挾一才一技自以爲持此以往
莫之或先也然無怪也沉迷其中不知有糞丸
之外也維老兄聞道大早兼以氣力強毅橫進
直前將無復形迹向與老兄遊談尚如隔紙辨
色可謂人已兩失矣自茲意向稍定不忍厚自
棄於君子風中幸毋惜一一提撕之至望至望
起居不敘

寄聞靜中

奉別幾時遂有多少變故時事如浮雲但見日
新一日耳善夫蓋旣死而甦者緬想與居真若
雲際竊以玄陰合沓未有不待雷雨而後霽也
時事多故實賴多賢持護夫子所謂其愚不可

及者廟堂諸君子當必有善用其拙者矣鄭重
鄭重善夫自歲下在告再疏方得請匪才多病
端合掛冠去矣過淮南遙瞻金陵鬱鬱 太祖
之神京與陵寢在焉良用興懷應念 先皇帝
祝天求才之意顧有獻於君子自此入山掃軌
音問恐益荒矣惟君子者能不忘情於我否也
匆匆未究所念惟爲道加愛

答蔡止所

克相到知動定偃蹇良用抱鬱而先生直能順
受略不介心焉可謂顏之陋若路之敝袍足以
驗先生之所安耳去歲以歲差事欲改曆元議
請先生任事竟復以爲非急務中止近已付之
守中蓋此司耳目者職事也善夫卧病易時近
方得請以去今雖稍平復然自得罪以來精神
頓覺衰颯日惟求安靜無事以償所失安身立
命處尚曹如也未間布此何任想念

寄傅元質

奉別將一年矣回首往事渾在夢寐中一時交

游今俱散盡真如蘧廬假道託宿焉已矣近况如何正是孤臣孽子動心忍性時節况君年力方富萬毋以一才一節自止此身既來此天地間顧有所以安頓處此實君自己事自己已有者求之有餘取之不竭然光陰易失二十年只在轉眼間過去少壯之日豈可再得哉動念動念善夫賤體今幸稍安然神思已大不及往昔日惟倍加減損稍覺有一段清靜尚未知畢竟如何也濟川近來學業如何此子信是遠器當養之以正勿以近小拘之慰慰

答蔡希顏

拜篇章深見伐木至意天地間同袍共業能幾人况又合并無時耶茲與足下一江之隔矣便未卽命駕相從善夫之自棄何如也早晚赴應黃二君子之招當過貴境未敢先往者白浦新歸方料理人事竊欲徑趨台州回程拉二子到雲門禹穴之間按鵝湖故事合并數時如何草草奉畬且未備

與施侃

近兩東只爲太初書事事已集所須者名公之詩與銘而已不蒙差人又不蒙寄聲何哉夫子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太初平日於足下如何古人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乎其言方爲托生死之交善夫羈旅遠地凡百力不能及謀所以行其書表其墓欲少盡片心耳無他也故所賴共成其美者亦惟足下也前喻謂必藉於當路何哉古人仗意氣雖散萬金爲知己亦不惜吾輩力旣及爲又何必向道傍築室太初所遺者不過一妻一女其大者在表章其身後之名使不泯其心事於後世方足以慰其平生今其墓一荒丘矣宿莽一深人心遂倦後日復有吾二人者注念乎人事叅錯恐足下亦曰今且罷休矣亭臺碑碣計不過數十金太初之書籍稍市之儘足給事但須足下之力矣足下只視太初如生存則凡百爲無不力力無不盡盡無不美矣善夫嘗私論未嘗以吳人待足下也太初之

墳須是買山郡陸侍御不受直必須擇善地而
遷之太初平生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不
爾恐非其志昔太白女云先人志在青山今葬
東麓非其志毋使太初之魂鬱鬱不安於地下
也劉元瑞處志彭費諸公詩并發下橐上校勘
尚有數十字無下落選橐得借來一對尤見不
吝急欲就事出語過直幸恕幸恕

答馬子莘

國賢至承教言并惟濬遠信惠我蒙鄙良厚也
惟濬再得遊陽明之門觀書中所云使大非京
師時比經此大患之餘正古人所謂困心衡慮
者啓其扃而進之沛然矣聞之國賢子莘早晚
亦欲往贛州意思甚好走頗有此意但以今歲
占數逢革奉先人遺體不敢遠出也且赤城應
黃二兄期在夏秋到閩無此二端甚欲從子之
往也守中兄向遊赤城曾與宿禹穴甚念吾子
知吾子至贛西江未畢事定當作計爲會耳國
賢却是法器與論彌日一一合意勝友也

與伯固

別後累得吾后峰動定歷此大患難真萬死中
一生也世事多故吾輩但當保嗇其身以待天
下之清慰慰所謂忠肝義膽膾炙天下人口非
所多也近來作用如何山林無事想益定靜文
字類較減損於往昔否此固天地間不可無者
然分心太多自損道念吾兄何等力量必不學
山雞照影也善夫自杜門以來終鮮同志終日
兀坐轉覺荒落窮年學道尚不能去病奈何柰
何相會未即便中渴望教音切切

上見素先生

違教席凡五寒暑矣適歸甚欲裹糧造門畢所
志以今歲占筮逢革閉關待盡未即遠侍展轉
何可云遠惟山林道體佳勝名教內真樂何限
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已松厓山齋想
長相聚晚年精進當云邦有典刑也伯固新功
還理會文字否志古近况如何饒舌饒舌時事
艱危明公雖迹厓嶠實繫天下之屬安石不出

當如蒼生何又况不爲安石者乎萬萬爲天下
自重不宣

與道夫

去後杳無音問豈便相忘耶曲江巨邑且當要
衝今之上人多驕而好諛近五嶺以南又最訐
究吾兄之天性我最知之任真者近傲近傲則
上益凌輕信者眩事眩事則已多咎順過者易
餒易餒則下益欺任真固是美德然近傲則不
可是以君子貴恭已君看游定夫之於胡提刑

古人處上下之際何如也輕信害事順過害德
二者要在明理知學吾兄公餘恒把心政經熟
玩行動坐臥恒惺惺此本體要得空空洞洞如
鑑如衡及至臨事再加審處定當一一分曉自
無三者之病矣吾兄平日最排遣不過處是爲
不由甲科嫌於小就故稍拂意卽氣餒此只是
不知學聖教中何有此色等級若以道眼觀之
更雖玄纁安車之來者只是瑣瑣况甲科乎若
使心安理得孔子之乘田委吏將不足爲乎哉

萬萬以此身與天地同看自重自愛則曲江雖小四時之氣八荒之理皆將備矣如何子積先生有道君子也閒中幸以此意相聞當有教言也走近况公衡至能詳之不具

與倪小野

吳德翼來得思道去臘書報我兄十一月十六過懷玉知此時蒞任久矣新政四物之外更望行其意醫者意也我兄寬仁君子也以兄之才望南雄出其緒餘矣政事之暇尚有某癖否竊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此最悞事寄一郡民命不比在省中時也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我兄之偏處在於何處饒舌饒舌善夫索居荒莫兀兀然過時今歲正值革運未敢以先人遺體遠遊也明春不死擬過羅浮與兄爲會李銓省親韶州布此

上監司自白狀

念善夫得罪以來洊罹重疾辭祿還山將及一暮惟杜門掃軌料理病骨雖戶外事亦不與聞

又自登籍十有七載家世食貧窮年疏糲遇荒
歲便不自給近有鄉人傳報不知何人妄指姓
名詐取逋負致有兼并之愬聞之驚愕不知所
從竊念古有洗耳者尚恥飲牛於其下流又有
顧地金而日子何居之高而視之卑者其風節
至今流動於天下顧善夫德薄望輜乃不足以
信一鄉懾羣小致使欺負之徒敢假借姓名而
累以溷濁之行以濟其貪又念有告曾參殺人
於參母者未免投杼况善夫之小廉曲謹閭閻
而未光耶竊嘗自咎年將四十古聖賢則四體
修治無少疲繭今善夫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
未免潛伏病根實不忍與草木同死乞身以歸
日惟靜坐一室以諗病痛之所由內觀其定外
審其動誠恐過惡伏於幾微不防而長太皇震
憂飭務使四體孔修百骸用理今雖未能一一
修理然腹心之疾蓋或寡矣信如所指則是盡
剝其心腹無復生氣耳何論腠理之未仁哉此
無他假令善夫有管幼安之貞呂徽之之遜則

亦安有此也緣此干係行檢禮當伏門求直緣善夫伏枕彌年不出戶庭又以告中不可衣冠謹此自白伏惟炤督幸甚

答王時行

使至承手書佳惠捧誦無已感念感念就詢與居嘉勝貴眷而下皆還籍安妥甚慰甚慰善夫近來閉門料理病骨檢方書品藥物他無所事也昔時華藻掃除殆盡一味靜淡稍覺得逐物處少向所云靜裏根尋非是閉門求靜之二云結

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其意思何如就以吾兄今日所事論之羣盜在前舉旗伐鼓指揮應變而意思安閒此便是真靜若有厭煩愛靜意思卽是病痛竊知吾兄意思大丈夫得時而駕審時度德便當行其所學行義達道孔門一大事業也若時尚可爲志尚得行吾何仕不可若時厄志沮亦何處不可若嘗懷引去不樂於作宦吾兄試思之恐落在適莫窠中善夫非慕高尚之名而決於忘世者審時量力乃爾爾耳前月

使人訪素翁應問吾兄之廬俯仰懷人不識何
日再續麥斜鯉湖之好也使行促草草奉復不
備

與湛甘泉

向歲獲侍吳門奉承教言祇服至今幾欲掘侍
門下以畢所志輒以人事相違馳仰馳仰歲裏
過天台與應元忠黃宗賢相約是秋至閩卽欲
爲西樵之訪不知遂所圖否也緬惟山林道體
幽勝於元忠處得聞教條正所謂得英才而教
育之是已歆念歆念善夫此數歲始知門路然
又汨汨沒沒未有歸宿回思十餘年間才脫欲
關尋墮理障一身百骸無非病痛日惟減損華
飾一就恬淡稍尋得病源分曉然氣力微薄不
知將來竟作何等人也萬望有道者成物至情
不惜夾持之力幸甚分淺言深皇汗皇汗

畬石龍兄

使至拜三書前書所喻極詳極切向日對面之
談未有如此懇至也敢不祇承以期無負於左

右西陵別後事跡略載芝谷書中日來惟閉門
作靜業諦觀故虛室中日見其病痛日見其未
足也然但見其病痛未足又卽未能除其根積
以羸者詎非麗澤者無人而荒惰之氣時乘其
隙乎信如所云信如所云又喻今之所勉惟平
心觀理不執已見不掩過惡不矜小善不避疑
訕深求古人之所以至若事事云爾卽無不了
但其中亦有可言者聖人作用不是一一立定
格子只是降伏其心一大事正所謂一得不得
者自然不執不矜若曰我欲不執已見便有執
的根在我欲不矜小善便有矜的根在程子所
謂立一個名便有個對便不謂之中也後世儒
皆正坐立格子遂至於無所歸宿如何如何伯
固新功甚端正舊日逐末今俱無了近通書馬
子莘報二公來閩深欲邀至莆此子亦甚艱得
也使者求去甚急草草未盡所論

答應南州

正作書附黃宅人去忽報柴明府使至拜一手

教數千里寄緘不約而同至同志相感乃爾未
可全曰偶然也西興別後惟於鷺湖武夷之間
留連數日到家正值歲暮焚黃襄事因爲母家
舉數喪匆冗過日了事而已入春稍閒日用惟
閉戶兀然內觀其定外審其動閒中事業儘有
許多稍稍忘其生死之關矣近命弟輩葺一草
堂於湖曲以奉二公至止秋冬之間不識真能
來否縣縣承過與何敢當何敢當神龜見夢之
說良用驚惕今人學不長進信是認客氣作浩
然往往自迷自誤以至於死承教承教襄事完
否令岳大人方作啓相通久杜門未敢出城迎
候俟他日至莆奉謝簡慢也小妾新春舉一女
豚犬粗知向學未敢望其出衆人也令弟先生
承在通家惜不得一面若以神交亦卽是同堂
合席矣二書俱作於燈下甚草草黃宅使人求
去甚急故不暇打點書札也

又

西興之別遂易寒溫一時同袍俱各天一方學

業未成幽獨寡助深用悵惋方湖信是狂簡然
山林中如此人藐視王侯涪湛世味亦自不可
及使其知學而力行之未可量也蔡兄主白鹿
虞佐可謂善處賢者矣近見蔡兄亦未免嘆貧
藉祿養母出去甚長載道竟於此已乎爲善者
慙矣得石門視後事且護其喪可謂死於君子
之手矣近得林克相書石門是春已得歸誠然
誠然先生若來閩石門必無不從矣爲慰爲慰
杭州會書出於一時未嘗爲稿大意相期無敢
自薄於君子與石龍元處一段同也武夷甚可
久居所惜近地絕無好學者須得諸君子來續
晦翁之響台建本接壤往來亦未甚跋涉秋氣
益涼東道主敢不努力時事我輩旣退處山谷
不當言但當進德修業振作後進之士以培植
元氣元氣厚則天運自回此言似迂然究竟是
如此不然空憂何益如何素翁伯固儘憂世但
將如彼何哉承諭危行孫言不敢不勉燈下作
書如與兄對談但寫心事甚不文亮之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九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書三

與王時行

囊山之別便至今不相見人生幾何良友幾何
苦哉苦哉伯固兄竟死矣善夫歲裏一疾亦幾
與吾兄長別少年兄弟今髮已種種平生勛業
未曾植立毫分值此 聖明中夜思之蘊念何

極吾兄蓋當平時命者也時豈易得惟吾兄以古上賢自待自心身上措之事業要令德性用事自然功用無疆矣歲裏有奉懷之作今并錄去子才崇道俱有書道意抱戀不盡

答張起溟

使至手書珍重悉兄心事良用縈念然君子唯修其在我者所謂遺而不錄其失在人於我性分上良無一點加損然吾輩因此復可加一段警惕進修工夫道理其實無窮學問到老只是不自滿望道未見看古人意思是如何兄如此根器當求作百世人物眼前細故何足上懷抱尊鱸之思但看發出是道理是意氣意氣却能害心善夫意兄此時此地且可行所學盤根錯節正吾輩致力之地擇地而蹈之恐非聖賢正法萬萬免動此念如何如何善夫卽日戒行矣劣才病體當局甚迷唯兄有以教之府治文冗次所就殊不成章尊翁傳并往稽慢萬千相會在何時寓楫切怛

與宗道

昨夢井水溢起而作歌偶便錄此代啓素翁行
已附一啓大約是述自己行藏於知己者迂拙
唯甚不出意較多新正執之行亦不令走知想
以走執迷頗固也有追送不及詩今亦錄去乞
爲轉之見走不忘於執之也此外唯勸東岡廣
詢天下賢才布之百執事然人才各有偏勝用
之當位然後可收其効此是培植 國家元氣
至緊要者萬望寄懷唯此耳幸留神至念至念

畬小野

承手翰已悉存念賤體苦未佳山林中讀書談
學之外無多人事煩聒精神血氣已大非往時
因審老兄民事叢積尚有餘閒養靜之功過人
遠矣出處上有此 聖明走非果以忘世也求
人知與自銜以往者均是枉已今日之出必以
平生所究心者爲國家効尺寸安時處義固難
其進矣非敢任情也年歲不足家唯餽粥蔬水
大小皆便習只此至死不苦也承念承念南雄

之政聞有古人風甚懌時不可失眼前百姓少
安未是至極飲酒賦詩似亦無妨於政事然有
二說不知是政平民和後天下之樂乎抑只是
郡事尋常自有餘力而得云云乎走芹曝之意
惟恐老兄不肯爲古人也古人極難爲亦極易
爲唯在堅其志而已如何思道近作何官久不
通問矣會面何時不勝翹企

畚歐陽崇道

近日事貧士只是要便宜公養聖賢之度恢公
輔之量教戒之足矣萬勿動心朋戶之法居今
之世勢不能清淨其源欲均節民力恐聖賢亦
無有別法衆輕易舉民不見累凡百催徵併力
分千亦甚易就且免侵漁細民之弊此法甚美
非一端也中有下戶爲朋者倘加至三四人行
之十年消乏自少矣尊稿妄點抹一二奉內閣
下封伯此另是一世界中事春秋定曰紀異時
事如此天下豈有太平之望邪不肖終老岩壑
矣早秋欲往蘭溪弔章公卽回至期欲請一引

預干草草奉覆

畚林志道吏部

草堂奉接後再承手教深眷譎劣何足以承之
愧感愧感令弟到省善夫正卧病近方得問起
居疎慢萬萬適得執事謝病消息明時壯歲建
立事業自是吾輩分內事計執事才力豈宜閒
居秋涼幸備辦上道以副 君相用賢至意至
望至望善夫比日無一事長進又無師友相覺
發去日苦多大可驚但作計負笈出遊蕭實在
意中也未便云云功名事善夫嘗自揣而安之
又恐一向頽弱一旦卽死何所藉以立於世未
免與草木同朽矣執事相知幸有以發之尊夫
人壽文見委荷在通家子姪萬當執役但善夫
名位素薄文事又非所長操墨班門白地退數
舍矣豈敢豈敢素翁議禮疏聞再上不知 聖
意稍轉動否山齋伯固近况且如何附問未面
惟爲道自愛

答陳執之侍御

春間傳使節至巴岳追送不及有詩附宗道處宗道歸發回此情未有以達左右也承諭道德之論出處之節敬佩敬佩時事已轉至此乎幾微之間治亂之判也廟廊臺諫想悉小貞之理中興自古與創業不相及要不令小人尋得吾輩空缺以爲口實大同而默化久久當自定也如何從仁爲何喪心讀書知道理乃有此疾不可曉不可曉草草布臆餘惟爲國自重不悉

答林德敷

瑣事雜沓未得侍不任蘊懷南曹之命於懶拙病軀最宜崇卑不論也行色大段在莫秋親戚墳墓顧自戀戀矣七夕後敬當過從君載自是遠器向會思抑深有成就之意萬勿局而小之此却在父兄前輩聰明特達者何限然所就竟如何辭藻中亦見其意向所在文章猶美色最易溺人若非豪傑士鮮有知反者親事君載尚未除須與入白下如何埃面究

答汪希周太守

故情稠疊何德以堪之善夫別岳上卽發寒鬱疾痰喘連日痛楚不勝畢竟吾人只是齏鹽之分耶集山詩呻吟中得無好佳思此外唯願尊兄廣施仁惠然行之却有次第獲上則志得行審委任則澤下究去貪汙則政徹逐舞文之吏則法不撓勦惡人則民安同其好惡則民從廣詢博訪則得民瘼振風節表恬退闡幽伏則民勸此數者獲上最難人孰不欲令名令名衆之所忌獲上之道功則歸上怨則自歸民至愚而神畢竟令名自有攸往矣福州十邑惟福清稱梗一變尚未至齊治法須是粗枝大葉其風氣如是自古未有以變之也閩邑在有穿窬并舞刀之徒濱海造巨舟者多是強寇法當去其太甚亦杜漸防微之道也芻蕘之見不覺縷縷爲吾兄盡之病次言不成章惟採行一二幸甚

答道宗

辱書併見所上封事大丈夫樹身爲君固如是也甚慰甚慰時論以子言不孫而復惴于心士

君子既定志而復懼乎懼則寧無言言旣慰志
禍患之來聽之也惟吾子益自壯走無似自廢
一丘愈自離索無足語知已草茅固耿耿耳近
來應緣不與當道通人事人事尚覺擾心卽欲
入山畜艾自康飯糲茹淡以逃於空虛復恐擺
脫不盡靜久而念生耳吾子以爲何如幸教我
世事多艱忙閒固各有所惟毋泥於迹爲道自
重四月初得一犬子併告知已

與林德緒

道宗回備悉動止康太知榮轉在早晚喜慰近
聞三邊聲息甚大在吾輩尚有遠憂耳不識廟
廊諸大老長算如何或者邊徼常事路遠傳訛
而在不必憂者幸以相聞杜門數時了無有得
轉覺聞寂京中諸欲聞者幸毋惜一一相聞

與萬吏部

自廢歸奉違已及三載獨處荒村數千里外每
憶曩時晤語被蒙深眷曷勝追想走在京師時
薄德譎行謗聲在人而執事不加罪且洒然無

疑也走何修得此於吾兄哉自登籍以來德不加修一行作吏善名不外傳而流言已滿人耳揆之朝廷任人合在罷黜之列耳及自放歸復不能如箕山澗濱脫略人間事每聞風勁輒有飛颺之思邇者刻志杜門於六籍上究探一遭略不得其涯津迺姑舍去復于百家上而緝之求古人所以用心處然而病日不加少識履日不加多大抵中無所得涉獵羣書徒取勞苦耳方叔賢在西樵築室靜坐深有所得靜中作用甚大走顧不能也近聞近夫首舉內補近夫海內一大人物也方今冢宰亮方光大執事贊之有賢如近夫者其擢用也固宜然藪澤之間不遇知己甘淪汨而不悔亦尚有遺能者乎走實無似未敢勤大君子心力北土先秋天向凜萬惟加餐自愛不宣

答王時行

拜緘識君子動定走向所圖地又成画餅時俗以吾輩宦歸似深有所要可笑可笑以吾輩不

免於求田問舍反觀亦自薄甚矣別後日處荒
穢清思漸減恐愈久與俱化耳石竹崑九鯉久
所願遊按志復得麥畬夢寐蓋先我陳迹耳俟
早秋腰鎌稍罷卽巾舄過壺公從吾子方外結
烟霞好如何年來乾清之變切於鼎雉 聖天
子之詔上於輪臺重可爲宗廟賀社稷賀天下
臣民賀但恐有司輩不肯上體天心與聖情耳
見素時周二大老爲達殷勤方抱病不備

與近夫

比入北人事風物倍協愁端維君僻戾海隅維
太初寓跡無端杳莫達所存無任結鬱時下滯
濟中幸接令弟致區區道揆乖艱惟涼溫自攝
不一不一

與張青田

去冬修問詎今缺二時耳蓋冬春之間有攢冊
起程之故兼以畏途以無使坐致闊如實抱戚
戚青田新令殷近夫富于六經子史制行甚高
詩文亦非近代所有政事亦甚精真天下豪傑

也同朋相與豈無麗澤之益哉忻喜忻喜近聞
學官不論有無功績卽以學行課陞黜於官人
之法庶乎公耳王節甫已擢邊郡令壻回否太
夫人音信嘗通否在京師一月甚無賴卽欲得
一歸病亦無時少脫今雖未卽決時事如此復
欲爲家人輩圖衣糧以濟寒餒而憂皇韁束如
此計亦拙耳人生貴適意大抵只在一歸也夏
將中動定自攝

與張青田論號

向以一山同張元德誠是且犯古人但改曰介
石泉一逸復曰一鶴殊覺未穩介石泉青田之
勝也愛其名須顧其義今日一逸不過泉上之
逸耳于介石字義似無力且無用功處况古亦
有五字號者鄙意請易爲介泉如何曰介已包
石字見堅忍意曰泉見流動意如是則有着力
下手處耳不鄙當走書近夫爲作介泉記善夫
當作介泉先生傳如何信便候所以罪過罪過

與近夫

陳準卿去附狀草草適使便致所欲聞目下胡虜十萬分寇三邊大同新喪師請兵請糧請馬之使道路相望邊儲已數月無支通太二倉又無一年之積江南財賦皆供不足以給俸食况水旱蝗螻連歲相仍乎急則民亂緩則國瘠廟廊諸公如之奈何都下六軍食粟者九荷戈者一而久借邊兵于京師憂念其室家日夕皇懼氣已奄奄矣邊馬喪亡無數太僕馬政待其名勁敵壓城方縣金募駿是猶千里齎糧以濟旦夕饑餒能不枕藉以死者耶內患外虛天災地變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此輩厝火已然又益以薪吾儕力不能救而又安之而不知避之亦愚甚矣孟望之謫桂林李自古謫泉州何粹夫謫開州賀志同謫處州未遣而待玦者不下數十人憂世之餘亦不能自忘情也走在告月餘心疾轉劇先人墳墓汨沒荒莽歸志甚銳計七月當疏八九月或得歸如道鮮險虞身稍健當走千里候君子鶴溪之曲共悉行藏耳適心事

不寧努力相聞惟加食熟眠不宣

寄方思道

與子別忽更一年每憶吳中晤語書帛往來如
且暮相遇一旦別去南北數千里遂至闊然未
嘗不望雲出涕海內故人合散之跡有如此哉
到京師故疾復作覽世味惟有一歸來時別應
期知子襄事畢避亂衢州竊喜必得一會然獨
不相聞何哉至杭居月餘欲過會稽探禹穴登
天台石梁與石門鴈宕諸山而後沿金華來與
子南入武夷以遂宿諾竟以人事歲寒違志又
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蘭溪會虞佐與談
吾子制行與章前輩所以高邁是又一快李自
石吾廷介深可爲吾道傷尊先生安穩如何趨
堂未必行路荒蕪草草布臆後合在何時毋金
玉爾音

與童賓暘

小僕回遠拜執事之辱方悉出究事跡蓋究四
遭兵燹民困久耳况旣理之地民瘼素切於必

理之者乎萬萬爲殘民加意况闕里所在邊俎
墳寢尤當愛護乎哉屬下諸邑尤切近民者令
之可否民之生死樂苦壽夭理亂之係焉者也
所以可之否之而廢舉之者在執事郟令黃某
舊以理青田廢於權倖今舉于賢相走以同年
知最深蓋鯁而才者也執事以爲何如時事尚
多艱百惟自愛臨緘感憤

答鄒衛辰

史評甚好篇篇有新意但槩以聖賢大道律二
代以降人物殊少恕心耳且頗爲諸咏所累如
故物陳列雜以新冶未見其爲全美也維再刪
定去取盡除諸咏間亦有昔人曾道者似覺剽
竊是亦爲此書之累也昔人評史多不可計數
物要其的無尚其繁君以爲何如日來諸詩似
見大進大抵作詩立格命意欲如立崑崙山頂
下觀四海絕去煙火不可跟隨衆人古人亦曾
有云也病冗中不能備陳埃相會日對談

答衛辰

所論諸評誠是但人品得之天修之人各有分
限故品人必隨其所至則公耳春秋立法未嘗
不恕不然何以責備獨於賢者聖人用情未易
言也諸咏在評後不過咏所評耳有之則複無
之亦自好初不見其遺也必欲用諸咏恐終爲
此書之累耳會面當有忠告不佞

答黃元質

使到知治邾益善益邾向以城完民病比諸邑
稍淺日下無寇虞未可便棄武備所最急者菽

麥不登復苦征役猶人病憊而負其有不蹶而
死者寡耳今必藥其病逸其勞而活之者責良
醫焉惟老兄加意童賓暘有志斯世者可與共
贊好事萬萬毋墮初心毋以邾小爲不足爲今
天下稍可以盡職行所學者惟守令而已古之
人苟可以利民者亦爲之幸自愛自愛走經年
伏枕經史類一切罷去所餘者壯心耳然處無
用之地每思時事憤憾不知所爲匪才瘦骨所
念者一歸耳使回心緒縷縷不能詳陳會面未

必

答方元素

別元素期年耳病兼之冗兼之酸楚嶮巖兼之而思我元素未嘗以病冗酸楚嶮巖妨也元素以我爲薄於情耶自武夷後期杳不聞元素消息閩人之到京者道吳者非所與知者不問也稍知者問之曰不知也音塵契闊有以也去冬失一蒼頭蓋曾事我元素者今春之遣傭吾工者故不知所以問元素也允默來適有太湖之遊相左又不及問元素者也五月曾郟城价至道元素動定甚悉云四月已到家旋附候狀而今不然也豈其傳聞之謬耶抑其故爲無益之誑耶是後惟日望元素之來矣而筆硯則以病廢方思道知我情也豈期元素秋末猶在閩耶夏初手教冬初方到吳音塵契闊有以也卽張燈作書尚不知此書何時到君側耳臨緘旅淚汪汪欲詳復草草

與白方伯

別後得令弟消息於都閩公知執事有無涯之
戚竊以爲國自重節悲如何大冒新定閩地復
苦旱荒又知執事純愛不遺重勞憂念蠲減之
恩寔延領於執事也江南風秕江北蝗災事聞
處處舉行民瘼莫有大於此者萬萬爲民加意
親炙末由病中草草

答倪宗正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先
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
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
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爲羅浮之行非漫說也

與胡方伯

首春不獲侍以小嫌不敢而願教之意與景德
之私浮乎儀矣有吾生謹者開化人文山先生
某之孫中書先生駑之子文山通古學爲世通
儒章德懋公所畏者中書博達簡淡銳進勇退
大進乎今之人謹少靈識有奇童稱十八著書
爲詩文皆崛峻峻勵可喜可愕於三教經典皆

明曉其隱向在京師敝友黃應期何仲默極稱其穎發以其祖父子各擅其長皆一代之人物也比到吳偶獲交其父子且稱知己焉往歲盜在三衢文山草堂已入煨燼中書流離斃於道隅兵荒疚癘喪亾憂難莫甚於謹之家也走竊以文山中書之積天乃降譴反甚於人人殆不可曉謹以穎異多能年且三十阨窮落鬼尚不得第一方而且食此百糶文人多窮固其然也近者走千里求爲槽戶走蓋深知其非志也弗獲已也而顧不能謁公卿且不一就掩戶欷歔而自嘆其窮耳伏惟大君子憐才下士憫人困窮念文山中書之積之報念走之交幸憐謹之才之窮而或有以處之乎走非謹不敢勤君子心力顧爲謹弗獲已矣皇悚皇悚

與姚元肖吏部

客歲再上無益狀久不得命執事名益高位益崇盡天下豪杰而友之凡在同儕孰不以得侍游於君子爲光顧走無似自廢於萬里之外不

得以朝夕繼見執事能不遺之耶走在京師時
獲罪於貴人退歸後致謗甚烈執事朝夕與處
亦見走願爲不善乎執事交游日益多而走日
益疎浸潤之譖勢不能無入於左右之耳也執
事能不疑之耶年來獨處荒蕪日對芻畔固已
忘意仕進竊欲於天文地理禮樂仙釋百氏稗
官小說諸書緝閱一番與得其糟粕以爲不如
是不成通儒不意碌碌歲年病冗相迸一不得
其門今雖稍蘇息然神思恍惚漸覺不復能記
憶耳通籍十年守雌如故而日就昏瞶建功事
業顧豈在我輩哉因風力不欲久斷音塵不覺
吐露衷曲慙醜慙醜陳佑卿萬士鳴蘇天秀夏
舜俞諸兄長爲道懶慢身跡疏遠固嫌於通書
也

與人論事

隸人持朱書至威甚不敢逢執事之怒禮之請
爲致口詞萬一執事之霽威也不意執事大遷
怒於區區隸人再至張大執事之威推門破戶

以必得袁景而刑之以泄執事之怒而辱區區之衣冠也亦已甚矣區區臥病京師被蒙 聖恩賜之南歸孤貧無依寄家外氏實賴外氏之慈也外氏耕鑿自爲讀書守禮上不敢逋朝廷之賦中不敢違常賦之役下不敢於非爲且景年望八閉門待盡在朝廷恒典已在不役之數况恩詔屢下而所以丁寧告誡於有司者政恐有司不體優老至意而使山谷老人不蒙朝廷之實恩也向者不勝催促控詞於侍御王公賴王公之明行之於有司王公公仁不可私請而卽憐其義必真知其爲不必役之民矣有司未卽行而執事之白板朱書捉獲再四必得景而刑之夫以不役之民而欲刑之毋乃干朝廷之典而伐王公之令乎區區伏枕其家實不忍外氏之苦也力疾致詞而重違執事之怒穢惡相加不可聞於人人夫不可聞於人人之詞而可加之君子耶區區自登籍來安貧守道臥病二年不肯妄登公府今雖自廢尚從曹屬之後執

事得而辱之耶今以一言不合必欲行其血氣
戈盾盡露而欲如何志士顧有不可辱耳區區
讀書効學聖賢義之所往死不得辱也且執事
享朝廷重祿真能不素食不妨職上不負朝廷
之官下有多少惠澤於吾百姓乎此區區與執
事之所共明也且執事之職事固別無所重而
真有重茲一役耶剛柔重輕緩急之序固嘗見
之真矣執事豈不知景有朝廷之典有王公之
命而在必不役乎第以一言小忿不能忘而欲
快意於區區耳夫朝廷設官分職其意何似苟
得勢一以私忿行之至有戕賊百姓而不顧噫
此志士所爲警悸痛心而悲焉者也與言至此
曷勝激烈惟君子能容盡言幸毋怒

與傅子木虛

文潔藥物多累賤恙差勝前微覺熱痛耳星者
能造吾之命乎君子不謂命也箋二十葉奉上
幸脫水患者陳家卷子苦苦推托容細推究帕
子尚在袁家不致沈滯晨朝處分童子種樹灌

疏除荔蠹生事匆冗雨晴幸過湖上爲農談如何

又

讀百竹之書令人涕零世人不如百竹多矣弟之愛兄未必如兄之愛弟也有人往南海走當作字贊服之吾輩揚善之心不識面者猶表而出之况吾友乎渠門戶走當護持弟此事須面言非可動之筆札也漫音發去第二冊中有那移幸爲一一毋致差錯霞丘生詩幸錄一冊與我何日到湖上專爲掃榻

又

青野堂已苟完絕無塵埃污賢者巾舄也候益館養蒙齋專待吾子作大字龐公鹿門幽寂古野頗不相減世上事紛拏未暇聽也莫相報莫相報蔣詡徑惟許求羊走頻迂子履聲辛巳漫稿失去莫落吾子之手否漫言報宗呂投下

又

近用茅筆作行書極佳閒中漫書甚是適意二

紙分高傳二子莫作覆瓿

又

伯固竟死京師竟無子苦哉苦哉哭伯固不能
已於言也厓老歲暮竟歸耶新春竟去耶韓子
所謂吾不可去子不肯來鄭子所謂會苦濕青
衫情多生白髮其奈何文潔久候不至固知歲
暮如朋友之病何力疾作字雖不費心思亦頗
耗氣而於子豈得已哉

又

此紙前日遣東之持去偶值厓老歸途見之遂
過我門作午草草由西峽歸矣今更過紙檄三
子看轉移如何施子襄事公衡未愈滄灣老人
不及至也

又

趕門奔走自是我弟動止無常自致狼狽不干
寫字作画留連光景也國賢下第不爲異此時
君子道否正是困心衡慮時節看國賢用志如
何耳明當爲力諍之諍之不得亦當付之無可

奈何也勤可及第昔人云以手搏得狀元是在
千萬人中奪得者凡物人可奪得未足爲貴語
云匹夫不可奪志人一身來此天地奚啻萬金
貴在自寶國賢只是不自寶遂起人爭奪此正
對也竟不呵呵堂成少谷之門元無俗客但有
上座次座之等若云先招賢士方能代出賢才
卽是勝心勝心最害事百竹書中絕無不平但
自敘其勛伐勞績耳雖然喜慰喜慰

又

表弟數日甚擾累吾子僕閒氣近來一掃不留
閉門而已縣官如此尊貴少谷如此卑抑尚不
能濟小事都付之浮雲過太虛也趙門所爲一
一合晚宋家風徒使人抱恨今日正是割地致
金繒不能免時節也不可云不可云柴門亦累
人遑遑過日一切事未暇行爲八日未敢邀吾
子容走東也詔到出城厓老書賦詩未就得幾
日可去乎

又

廿九日決請拉諸君到敝園荔子日見其綠暗
紅稀矣

又

此稿煩爲走看過病處抄在圈下或爲改過校
讐惟其是萬萬勿避蕪藁早發下渠數日內要
入石也聞巡公府主求民望吾子肯與試否

又

別駕公竟有此傷惜惜公衡去不能奔走弔慰
柰何僕子遠出無一在身邊可使者敬此附慰
幸達之公衡當亮我也

又

昨日謝枉敝廬知厓老至城中日下湖中春色
總在愁裏寓目者幽獨甚也聯轡過枉吾有意
否厓老如未歸煩達

又

雨打桑葶園風欺明水閣頗覺東顛西易但池
增新水花木潑潑有生意爲可忻矣何日過我
同賞天地之化

又

別番子後數日甚不佳今方稍脫前素翁書來
紉西禪爲會諒今日方到當走西禪吾子可不
來會素翁乎走先達之耳

又

喪祭未畢冠婚在下復無一錢着橐柰何朱墨
家實無有惠我一半

又

舉人名次乞發一紙相示文輝入吾夢夢如此
之靈從容一二日可同來謝夢也近重陽欲過
吳嶼訪師禹子能同乎桑苧園之招無一人來
走不德甚矣滄灣子水竟北轅乎

又

桑苧園新成明早雨晴請連步過湖上觴咏功
名事可付之倘來也

又

少谷柴門四字信佳吾弟平生莫未有此奇此
奇乃谷老神助也草堂元不俗着此伉儷相對

無妬也

又

晉書發下厓老到城了事後千萬爲拉諸友同
光湖上專望專望沛夫處何日行禮祭文須吾
子作之走志之厓老表之石門圖之諸子詩以
挽之是必是必藥煩令弟一行

又

頃所云云走思之尚不獲於心今夜枕上詳之
旦日有以報吾子耳三日過到城門歸登釣龍
之臺上第一山願與吾子同之

又

不敢入城歲事更始特到文堅兄家奉會諸君
幸同出城萬望

與鄭蒲澗

見佳作知蒲澗之窘也古人正於此際見進學
工夫幸自愛石碑已磨定在此休暇乞拉徵明
枉顧從容敬柬來請

又

數日不面懷想愈深於徵明猶是也少暇能過
關上一會乎太湖卷向曾求跋於徵明見間希
爲一速日來佳作必多教音杳杳何也顛俟顛
俟

又

禮生事宦途冷熱大率如此毋足怪者至日在
胥門有一心曲話欲面語待已久聞命欲各衙
門行禮畢則在午時耳故先趣歸心曲之話未
可紙筆啓也蒲澗至捷敏者能揣度之乎徵明
可邀到關否墓表之托至懇至懇

又

閱相者多矣皆不一其說此頗近理盛許蒲澗
下科壽七旬外位五品別無餘說背後亦乞細
詢所以上司俱在蘇城關上之往宜不能待紙
一百筆十枝專人奉去

又

舍弟逢東蒙林同府先生見許令愛煩蒲澗先
生玉成其美生早晚當到蘇州問名拱候所命

與木虛

公衡行路安穩乎慰慰寒家弟妹而下幸無恙
但谷老常病耳方君詩病筆未能錄茗爐若佳
卽能喪志當爲吾弟槌碎否則發到草堂作公
器配我白鳩杖也太初集幸早促完十四部未
領漫言漫聲猶緩也不急之物亦愛而錄之乎
仲默詩方在覽中太初落板便當補之陳家卷
奈何恐作烏有先生耳

又

所報數事皆所欲聞厓老入臺名實俱稱此地
此時看厓老鋪張矣胡世寧此疏固美三人者
爲朱者請入經筵但此三人後日朱陸同異之
黨益分矣今天下豪杰豈止此三人天下稍無
事君子者使分黨一分而後小人得而乘之矣
宋朝故轍也可慮可慮師德還山之人乃不得
首丘自取之也惜哉四弟疾稍愈走明日往下
江成母姨服歸途當枉諸君入草堂看暮菊一
二枝孤黃獨立太湖奇石畔不與桃李輩爭榮

艷品格顧自絕高也

又

數日扶病骨督工開池得甘泉二坎可比清冷
吾子速過我共知此味奇哉奇哉厓老十六成
發否走買舟候送吾子可同之兼問公衡之疾
文旭之醫走氣色不轉有何藥療之大丹難得
駐顏何時奈何

又

今日是清明後園鑿池種樹看田疇插秧田園
之興勃如也請三子聯步過我踏青叫白無不
可者少頃當扶藜候於賢士橋莫徑歸也筆遣
去鼎菴文木虛執筆人有常言少者勞也素翁
之處晉溪之死方今却用中間一流人也小野
書已遣去公衡家耳

又

公衡去否聞說遣人到我不見到今望自來宗
文久不相見耳文輝世亨文潔閒可拉顧草堂
滄灣聞欲過我此其時乎過此則歲寒矣燈面

画否陶學士欲請過西臆館之也

又

亡室宅兆頗溫煥啓封煖氣如炊飯來春當邀
吾弟採秀一行毋曰風波阻艱山嶺峻絕也夔
州以還之稿真相信乎然純駁不一須擇之耳
厓老近有書云暢月廷試來春決歸甚喜墓志
奉去吾弟一鑑倘如意當以數幅分諸友但首
二行鐫不佳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二十終

